





山曉閣選明文續集卷八

西吳孫 琮執升手評

芑山社刻序

新建



蘇武子

袁為郡據豫章上流多山近楚唐韓文公曾治其地至今人士能  
 文章豈其遺澤與蘇文忠公曰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  
 復見其流風遺俗予則以為文章之際苟能莊雅典確不隨時好  
 以日趨於纖靡巧媚者蓋猶有古人之風云今歲客白門誦諸進  
 士所為墨卷房牘竊憂文章其日敝矣袁郡某自言其里社諸子  
 能文章師法先正其行誼一無苟於井里予為憮然太息曰嗟乎



此山居之益哉。紛華靡麗不入其衷。故皆存淳龐渾樸之氣。而地遠商少。玩好之物。遊冶之具。不數有。有亦陋劣無足觀。且其地遠而多山。即抱坊刻。走厚利者。多不至。故諸君止家。有經傳史漢韓歐之文。不得見他簡冊。以故得專力而盡心焉。今通都大邑。士子蓋見之矣。豪侈浮蕩。賢者不免嗟乎。寧復有君子長者之澤乎。士或不幸而生此矣。若深山大澤之中。所見唯耕鑿樵漁山川草木之常。一咏一歌。熙熙然淳悶如太古也。故其發為文章。所謂纖靡巧媚者。蓋莫之知焉。雖然。予懼其不達天下之務也。而芑山諸君則有其出遊於世。見天下奇書賢士大夫。歸而告其同儕。以盛衰

邪正之端。故諸君居山澤而達世務。其文偉然。有君子長者之度。者則以此也。抑文公之澤其果未艾歟。夫公所登臨游憩之跡。士且憑弔感慨。以想見其人。况其文章足以興起後學。而又身所治郡宜其有流風遺澤之尚存也。以予觀芑山同社之文。或足以當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袁為郡而多山。近楚蓋有待於諸君。而始以文章著也。則諸君子其勗哉。天下由以觀文公之澤矣。昌黎文事宗工。而袁為其治地。遺教所被。必有聞風興起者。今芑山諸賢。獨以淳龐渾樸。追踪往哲。而發為有用文章。此誠專壹之至。不致見異以遷。而所得於山居特多也。通篇所言。只是



厭時藝之佻巧而欲返之於莊雅典確耳。紆迴唱嘆健翻凌霄。使人攀援莫及。似此雄才即何難於昌黎爲繼起。孫執升

送蕭賡九北歸序

新建蘇桓武子

蕭賡九家北平敦誼好學蓋燕之賢者其家南中凡六載朋游遍

天下獨與吳郡顧與治桐山方爾止爲友既予從新建來數遇賡

九與論當世事甚合而予又素善顧方二君子是四人者日以古

道相勗毅然立於頽俗之間焉今年春流賊從中州來突驚陵寢

上痛心疾首以不德詔天下公卿大臣皆上章待罪而漕渠之新

鑿者猝無水可舟致清古落落自異又湮廢不治諸省直漕艘不得進已聞曹

濮間有不逞之徒思乘間蠢動有司日以爲憂而不能治賡九聞

此慨然過予曰聲輦下士也以求友而南今時事若此萬一變出



意外漕運不給則京師孤危勢甚殆矣予家祖宗墳墓皆在此予  
出北歸意不可復留於南遂以四月二十有六日具舟而行與治爾止各為  
詩以送之予獨拜手告賡九曰子歸慎無逸天下有大政二一日  
民命二曰士氣今田野之下民困徵輸已復困於貪吏猾胥而秦  
豫楚蜀江黃淮鳳則又困於流賊焚劫殺戮連亘五六千里加之  
水旱蝗鼠咸傷禾稼穡事已廢培尅尤甚孟子曰得乎丘民為天  
用筆古與子則今用二用三之勢其理亂所係蓋不敢不慎擇焉士負才者  
每究心古今成敗及國家典制與凡天文地理兵法之屬其為文  
章一遵古學而識高氣沉不苟流俗使其備官朝廷決大策定大

衆則能屹然不動劫禍定變如先朝于忠肅王文成韓襄毅李襄  
敏諸公張武布德尊崇朝廷雖其才固非且暮所蓄今或擯落草  
惜之至莽而不得試矣此正如蘇文忠公所云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  
乎抑隱忍而待時也况天下驚忍之民皆已樂為盜賊獲使豪傑  
之士困抑無聊輟耕太息則海內安危未可知也凡此二者蓋今  
天下至危之勢而民不堪命則尤甚今賡九歸輦下當主上下詔  
罪已之日意者捐軀奮志一陳當世之弊與將自待者厚益老其  
才以觀世與是或非予所知然予欲賡九馳馬邊陲臨方內戰鬪  
之地考其弟險察其利病又退而讀書務以古人之事設身區畫



使智足以御變力足以持危學足以達權乃徐從進士為天子臣  
則賡九所規者重不今日之行予自宜以天下重規之抑是固予志也迺今病  
矣向之精力日耗於文章而不遇猶是亦將稿項黃馘老於草野  
之下矣倘賡九不棄予言則予雖困處山谷與登進者無異賡九  
其勗哉天下實多才即同志之中如與治爾止一以德行著鄉里  
一以詩文名當世而賡九又常與予言其鄉史憲之兄弟有經濟  
之畧則斯言也又極力慎重其言凡為賡九友者聞之皆不可忽與  
去熟徑而取生新去繁音而存蒼幹幾番期許幾番砥礪幾番  
憫世憂時岸異絕俗力能自闢蠶叢宜其高自位置也孫執升

陳除菴閩游詩序

嘉善錢繼章爾斐

陳子除菴閩游歸囊其詩一編示余曰子為我序之先贊其詩一筆余受而卒業  
餐幽獵秀蕩心駭目蓋曠然樂也已伏而嘆曰嗟乎游豈易易哉

當萬曆中先大夫為閩之泰寧令生余於官舍此是從今追述前事余十餘歲時先大

夫每為余誦說閩中風土淳厚人物都雅以及山川瑰形異狀即

泰寧小邑有所云石輞者四圍皆千霄峭壁微開一線不容並軌

入其中方廣四十餘里良田美池桑麻雞犬別一世界有所云甘

露巖者拔地數百仞橫覆數十仞精藍巍閣鷓立而鱗次如處高

蓋之下每天雨飛瀑奔流披拂簷際如垂珠箔他若赤壁光臺諸

何異桃源境界

風土人物山川一齊挈出



從泰寧四○面說開去

勝美不能殫自泰寧以上則為仙茅壺公泰寧以下則為武夷玉  
 華以迨道路所經漳灘黯澹灘之險凡所指畫歷歷如睹則又言  
 世間山水或秀靚閒冶或尊嚴雄毅惟閩中山水鏡削刻露為仙  
 佛鳥獸井竈藩蓋諸形儼若圖肖似出神工鬼手所搏弄者余退  
 而默識之爾時志意豪上以為他年幅巾杖履往來五嶽則此固  
 履齒間物耳此歷壯歲中更喪亂兵革間阻歎裹糧出門之難則  
 余固已老矣然後知勝遊之不易就而江山歲月之變滅於吾前  
 者為可悲而思也今陳子以方剛之年謀不朽之業所歷通都大  
 邑所交魁士奇人所為詩奇情奔軼老筆紛披不摹古法而無不

與古法冥會於風土則盛衰繫焉季札之觀樂也於人物則諷勸  
 寓焉劉劭之品藻也於山川則隱見側出於酬贈宴別諸篇焉杜  
 少陵之紀行也閩之為閩茲不亦備見矣乎雖然閩於天下特十  
 五國之一耳陳子年力方茂駸駸通顯異時輜軒所至憑軾而觀  
 如前所云秀靚閒冶尊嚴雄毅者舉一一譜之於詩陳子復囊其  
 詩以示余有如今日度斯時余年益老志意益荒落豈能更為陳  
 子序故亟就今日之閩游者而錄之而序而傳之庶幾乎閩之風  
 土山川人物賴陳子以垂而余生平區區願游而未遂者亦稍見  
 於陳子之詩毋徒伏處里巷有鬱鬱之嘆也

此○又○是○從○今○逆○計○後○事

結○出○作○序

○潔○曲○折○極○縹○繞○之○致

○正○思○不○能○不○嘆



文字直寫則易盡。如只序陳子之詩，則即不朽之業一段。已自  
頌美深至。此却注意在閩游上。要說陳子閩游，先從已欲游閩  
而未及游說來。要說已欲游閩，又從先大夫誦說閩中風土人  
物山川說來。既說閩中山水，又說世間山水。既說陳子游閩之  
詩，又說陳子將來所游必一一譜之於詩。曲曲折折，意則翻空。  
事則微實，層波疊嶂，使人應接不暇。孫執升

重修本一禪院碑銘

忠臣一守一篇眼目

華亭馮明玠五五

本一禪院者，宋忠臣趙公孟個隱跡地也。公以文丞相藩客去為  
黃冠，已而披緇事佛，為中峯禪師入室密契，因改號月麓。實此院  
開山之祖。其後空林性空、諸高衲咸頓錫於此，紺殿琳宮，以次增  
飭。讀楊廉夫舊記，其源流傳系固如鏡也。松雪學士即月公近屬  
兄弟，故院中祖像至今尚留真蹟。一時名流來往最熟，仙跡有呂  
公之禪，神應顯青駕之翥。其間四松雙檜，列植陰森，瑞鹿卧虹環  
橋清泚，固一郡之勝刹也。其尤異者，楊完者之變闔城，猝遭塗炭。  
而此院獨蒙呵護，瓦礫之內，巋然靈光。豈非月公忠義之氣凜然



山曉隱以文... 異事○馬○金○戈○為○此○地○干○城○耶○院○在○宋○為○北○道○堂○以○祀○真○武○至○公○而○改○  
○錢○院○其○著○名○本○一○者○蓋○取○總○持○三○教○意○也○余○則○謂○公○以○宋○室○王○孫○  
○心○悲○故○國○黍○離○之○涕○日○灑○向○厓○山○颯○浪○中○奈○事○勢○已○去○柴○市○風○埃○  
○更○深○知○已○之○慟○不○得○已○棄○鬚○髮○就○空○王○鏿○影○息○躬○以○自○全○其○從○一○  
○之○義○所○謂○忠○臣○不○事○二○君○本○一○之○義○默○寓○於○此○豈○徒○向○甘○露○門○頭○  
○談○三○乘○而○沿○五○枝○哉○公○之○友○有○鄭○所○南○者○自○名○思○肖○言○思○趙○也○自○  
○宇○所○南○誓○終○身○不○北○向○也○又○有○謝○翱○方○鳳○對○哭○於○嚴○陵○張○震○陳○謙○  
○守○死○於○吳○市○一○時○逋○臣○遁○客○或○隱○或○現○自○泣○自○啼○而○月○公○其○善○道○  
○者○也○豈○惟○諸○君○子○為○然○即○如○中○峯○和○尚○親○傳○濟○上○真○宗○乃○終○其○身○

不開堂不住院揭侯斯監丞稱其所至之地四眾傾嚮悉成寶坊  
師未一留目顧尋窮山僻絕洲嶼崖巢草木食以自絕其聲光  
如大覺師于二寺繇師克成及奉勅撰碑併其名字不肯刊列屢  
奉朝命堅辭不赴乃獨與月公針芥相投正悟圓機傾心相付而  
言外不傳之秘自有相視莫逆者捨淨明忠孝而外又安有單傳  
密印也嗟乎今聖主宵旰臨朝勵精求治而盜寇充斥楚豫燕齊  
無一善地甚有反面偷生向草間求活者不從此時喚醒忠義之  
氣以振人聾聵詎復有綱常名教哉然則今日修葺禪院非但為  
佛地布金也正為故宋忠臣重提生氣耳殿修於崇禎戊寅之冬



後於癸未之夏始其事者則院中白足偶萍玄公實捐鉢為倡一時宰官居士如郡守襄西方公郡理溫陵李公首施贖鍰院隣左右則不佞僭侍御心岫王公各隨方勸緣以來善雖歲更荒儉而丹蘄克新皆偶萍竭力支撐用幹蠱壞此又中峯月麓之忠臣也萍又嘗修院志若干卷臚載精詳比於信史凡月公始末具載其內蓋空門中之皎皎有志行者工竟之日鏡石為記而系之以銘曰葛廬雲亭豪賢偶寄片瓦單椽猶含古意忠臣之居虹光攸萃不在山林不入闌闌鐵心石腸鬼神所衛佛燈一枝塵埃莫翳本一之名不二之諦暮鼓晨鐘堂堂正氣金碧重輝面目無異匪飭

值得一贊

自是忠義千秋

鏡石為記

本邑人妙

毗耶實扶名義峯雲北停泖流南匯永固休祥以毓珍瑞以禪理記禪院此正式也自虞山觸目時艱傷心事變其龍樹瑞光二記因以受寄疆圉謀人軍國相形互說而即事揆情亦自至理確不可易此文盜寇一段只是借來作重修波瀾而開口提出忠臣為月公特揭生面文丞相藩客乃忠臣之本領既出文丞相則一時如鄭所南謝臯羽輩固援引所必及至中峯在當日澹懷高志迴然絕塵要為月公同心之侶以之伴說自畏文家正面通篇情致宕逸氣色蒼涼出落安頓俱極自然手筆居然名士月麓以禪寂行其志松雪以書畫掩其才館閣

銘所特重



林泉趨操各別。若論正誼，當不以彼易此。孫執升

言古何事錄

博依堂文集序

新建陳弘緒 石莊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

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魏晉無蘇子瞻

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哲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

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歎於西京

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為史記之書薈叢

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迺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

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

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



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師郡邑當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言下子了了夾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間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於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竇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梁之雞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科俱可以錯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

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為子長也者迺其不為子長者也元美非勒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勒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固於時代而卒不悟也與予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陂浮山間所著饒歌橫吹吟歎楚調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子以為密之迺今日之子長也極力推許之言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勒拾櫛比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是必于鱗子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迺頡頏



過之子瞻於子長著作之庭苟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  
此固當有別  
 則予之擬密之於子長也遇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予言為阿私  
深得讀書之法  
 明矣閱察之之文者其幸勿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而求之  
 也乎

此文是以子長推重密之而駁元美立言之失也夫子長化工  
 之筆一經其手咳唾皆珠玉而不必瑀琢字句為高韓蘇之繼  
 起而可媲美者亦以此篇中破已成之習見抒獨得之精言疎  
 疎落落清辯如流有峻潔之氣孫執升

陳伯璣詩序

新建陳弘緒 石莊

起得無端而妙

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詩不逮古人夫以子固慄鶩奔放雄渾瓌  
立言確有根據  
 瑋之才宜於詩道為近而乃為識者所短何哉古之作者必有所  
 感以發抒其哀樂之情未有不病而呻吟不愁苦而累歎嗚咽者  
 杜少陵無北征兵車行垂老別諸篇雖少陵詎能度越諸子然少  
少陵當為首肯  
 陵非躬遭范陽鄴城西川湖南之變亦卒未能有此諸篇之作也  
 子固生當嘉祐慶曆間海內相與休息無為兵革不試煙火萬里  
兩人所遭自異  
 彼其所以感之者其視少陵固已懸絕而逕庭矣乃欲強為呻吟  
 累歎夫又安能然則其不逮於古人實子固之時為之而非子固



答也。比年以來。諸路之盜。墮名城。殺長吏。甚者逆加於諸侯王。  
 又繼以饑饉。薦臻疾癘。覃被天下。洵洵如是。而盱江陳伯璣崛起  
 於其間。伯璣才如海。氣如濤。而耳接目觀。又足以佐其慄。鷲雄偉。  
 於是經藝古文之暇。一切發抒於五七言諸體。潏然若江潮之沸。  
 騰。輒然若金奏之震。疊讀者驚。以為少陵遺響焉。嗟乎。事變無窮。  
 而伯璣之齒髮方盛。以方盛之年。而御無窮之變。當有侈於古人  
 之所得者。予獨嘆夫盱江如故。子固不能見。長於昔。而伯璣乃能  
 肆竒於今。予益以悲伯璣之遇矣。  
只數語是贊其詩  
古氣縱橫  
固詩而悲其過寄託自遠

借客相形。自抒所見。常蹊之外。饒有別致。知其命意固高。  
孫執

熊伯甘練絲集序

新建陳弘緒 石莊

韓退之序裴楊倡和集。因感慨於懽愉之詞。難工而愁苦之言。易  
 好。予竊以為不然。退之此語。論屈宋以後之文章。則得矣。而非所  
 以語於三代作者之盛。今夫湘纍之怨。九辯之悲。其比物連類。繁  
 歎嗚咽。誠亦千秋之絕響矣。及超屈宋而進之。彼益稷之贊。禹臯  
 陶之陳謨。九官十二牧之拜稽。相讓其詞。和吉如聞。咸英韶濩。其  
 氣象雍容。如觀肆夏采齊之步武。以較屈宋何其盛衰之不侔。而  
 升學之殊軌哉。且小旻大東。與夫板蕩諸什。非不淋漓婉折也。然  
 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卷阿。上以揚勵乎君臣之隆。下以抒寫乎農  
屈宋以愁苦而好  
此亦以愁苦而好  
謨典誠感世之音  
皆從此發蕩而



國○次○飡○祭○祀○燕○饗○之○事○雜○之○變○風○變○雅○一○若○誰○誰○啾○啾○之○音○洋○溢

高○岡○之○工○一○若○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操○商○調○而○懷○水○仙○然○則

三○代○作○者○之○盛○大○抵○以○權○愉○勝○而○不○以○愁○苦○見○長○安○在○彼○易○好○而

此○難○工○豈○嗟○乎○屈○宋○以○後○之○文○必○其○愁○苦○而○後○至○無○怪○也○何○者○古

人○之○權○愉○原○本○學○問○而○後○人○之○權○愉○絲○於○境○會○原○本○學○問○者○忠○孝

之○思○仁○義○道○德○之○旨○無○所○往○而○不○見○於○語○言○篇○章○之○內○雖○其○突○不

黔○而○席○不○暖○而○溫○柔○敦○厚○自○足○於○中○猶○然○歌○聲○若○出○金○石○而○不○變

也○而○况○於○得○志○之○日○乎○絲○於○境○會○者○功○業○之○輝○赫○富○貴○之○薰○灼○而

已○性○情○既○汨○而○又○何○有○文○章○固○不○如○窮○巷○陋○室○之○士○甘○荼○如○薺○履

羊○腸○若○平○地○者○為○能○鑿○刻○萬○物○抉○摘○幽○奇○之○動○人○而○可○喜○是○故○屈

宋○以○後○之○文○非○其○不○能○工○於○權○愉○之○詞○也○不○能○深○於○學○問○之○道○而

已○盟○友○熊○伯○甘○以○世○家○名○賢○早○登○賢○書○其○於○人○世○既○已○無○不○如○意

矣○然○伯○甘○不○以○境○遇○之○得○失○為○忻○戚○其○氣○冲○然○其○意○念○欲○然○自○下

遇○人○無○大○小○貴○賤○輒○偃○僕○接○之○忘○其○富○貴○功○名○而○孜孜○以○學○問○為

事○予○每○當○事○有○不○平○一○往○不○禁○之○時○輒○念○伯○甘○之○溫○文○不○覺○五○內

屈○服○伯○甘○之○所○得○深○矣○哉○伯○甘○詩○文○傳○於○海○內○等○之○和○璧○隋○珠○不

待○予○言○而○予○尤○心○折○其○古○又○迺○伯○甘○於○古○文○每○謙○讓○不○遑○強○之○再

四○始○出○以○行○世○予○每○謂○權○愉○之○詞○其○難○好○也○非○一○日○矣○讀○伯○甘○著

卷八



作○甚○於○道○德○仁○義○沉○酣○於○忠○孝○居○然○唐○虞○之○颺○言○賡○歌○而○文○武○成○  
 康○盛○世○之○體○裁○也○古○稱○退○之○起○八○代○之○衰○惟○伯○甘○足○當○此○語○豈○徒○  
 一○時○之○僑○盼○已○哉○往○聞○伯○甘○尊○公○大○司○馬○論○詩○以○宮○聲○為○主○惟○文○  
 亦○然○夫○解○谷○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而○度○量○權○衡○出○  
 焉○十○二○律○之○損○益○生○焉○是○蕭○韶○之○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也○伯○  
 甘○之○文○夫○固○非○屈○宋○之○偏○於○羽○商○者○之○可○比○擬○矣○  
 文章只論學問○不論境會○境會有權愉愁苦○而學問既深○則愁  
 苦固工○即權愉未嘗不好○伯甘蓋權愉而能文者○前幅發論既  
 已曲暢○至入伯甘○只畧加唱嘆○而前後已有一氣呵成之妙○  
執

舒城山寨記

新建陳弘緒 石莊

大江以北○山寨始於流寇○齊彥明之亂○嘉靖中○歸安唐公樞○紀舒  
 寨之險要者○僅龍卧石索二處而已○崇禎庚辰○予量移茲土○時賀  
 一龍馬光營諸賊○盤據近地○彌月○聞余至○拔去諸寨○幸免殘燬○因  
 檄主寨者○具道途遠近○糗糧多寡○以報○自春秋寨以下○得二十九  
 寨○馬其險遠而小○未報聞者○又二十餘寨○馬計嘉靖至今○百年之  
 間○增寨如是○嗚呼○生民之烈禍○尚忍言哉○當諸寨之並立也○皆以  
 聚族捍寇○為務○猝遇攻圍○輒引領於官兵之援○已莫不竭死力○以  
 抗鋒鏑○已呼籲踵接○官兵輒漠然度外○置之不幸○而諸寨以殘燬○  
初意亦以自衛  
憂心如棘  
此救援不至之過



見告者屢矣。勢不得不乞和於賊。既乞和矣。久之。勢又不得不通於賊。賊幸諸寨之通也。饑而糴必於寨。是問焉。且倍其直。市騾馬雞豚鹽酪亦必於寨焉。又倍其直。諸寨聚族而捍寇。困憊至十餘年。勢又不能梯山航流牟利於外。幸而賊以倍直啗我。安坐侈收子母。於是轉皆仇官兵。而德賊或不幸。官兵道經諸寨。所過輒又使廩無餘粟。筭無餘帛。廩無餘蹄。於是諸寨之仇之也。日甚因而益耳。目腹心於賊焉。嗚呼。孰使忠義之民轉而耳目腹心於賊而不可止耶。

山寨附賊。官兵實驅之。冤憤痛心。不減少陵。次山盛時。諸什執

募建觀音閣疏

新建陳弘緒 石莊

距省百八十里。為吳城鎮。鎮之山麓有亭焉。為望湖亭。鄱湖之水。匯於其下。漕艘官舫。賈舶商艇。往來無虛日。亭有張令公廟焉。鎮之士民。與四方往來之侶。屠豕封羊。以禱祠者。踵相接也。廟祝皆髡髮之流。其徒定週。以為有鬼神之宇。而無浮屠之宮。於其教為大悖。遂建菴於廟之後。而祀佛像於其中焉。而又以為觀音大士。尤浮屠之所最尊奉者。有佛像而無大士之宮。於其教亦為缺典。復謀建大士閣於廟之側。而屬予為之募疏。予考令公廟者。張睢陽血食之所也。睢陽在宋。亦嘗封公。封景祐真君矣。然無所謂令



公之號令公之號出於村野之謬稱祀典所不載也。睢陽生於鄧  
 州之南陽而死節於河南之歸德祠睢陽者當在大河之南江淮  
 之北其於吾豫章固非降生之地而亦非死節之鄉且考其宦遊  
 與其旅寓皆於吾豫章無豫焉。吾豫章無故而廟祀之也何與正  
 直之神不享非禮之祭吾豫章無故而廟祀之而神亦無故鑒享  
 之以著靈於茲土又何與我知之矣。鄱湖之浸西南之大澤焉昔  
 人所謂控蠻荆而引甌越天下用武之處也其破浪而至冒險而  
 來者豈盡皆忠臣義士偉人傑夫無亦有盜賊之徒與夫潛姦隱  
 慝之輩陰以窺伺於其間於是建睢陽之廟於茲土而假其忠烈

先將令公名號闢倒

豫章不必祀是一意

鬼神不必享是一意

提出鄱湖形勢起後幅議論

是神道設教之意

之魂以攝其巨測之念然則其廟貌之立也無故而祀之而不為  
 無意無故而享之而不為無功至於浮屠之宮與夫大士之閣通  
 都大邑所在而有之即偶缺於茲土亦未為祀典之廢而其徒既  
 以為其教不可以不存則又當別擇基之亢爽山之寬衍者構立  
 浮屠之居奉如來與大士之像朝夕讚嘆禮拜焉而以廟祀屬之  
 村民羽流亦何不可乃既建菴於廟垣之內而復建大士之閣以  
 與睢陽並列其合之不倫而祭之非禮豈非尤屬無故者與徒知  
 其教之不可以不存而不知乎鬼神之不可雜居而混處也亦已  
 過矣雖然天下承平四方無事鄱湖之浸昔時誇為用武之處者

廟祀神享齊敬結

所見極是

區處自當

又將建菴與建閣筆駁倒

就今昔改觀生情致



今○智○化○而○為○漁○歌○出○沒○遊○屐○臨○觀○之○區○兀○漕○艘○官○舫○賈○舶○商○艇○破  
 浪○而○至○胃○險○而○來○皆○得○落○帆○停○棹○相○與○徙○倚○謳○吟○群○為○樂○事○無○復  
 有○陰○為○窺○伺○者○出○於○其○時○以○生○川○澤○之○擾○此○雖○忠○烈○之○魂○默○為○匡  
 祐○夫○亦○釋○氏○之○教○扶○熙○隆○之○運○而○贊○帝○王○之○化○有○不○可○誣○者○且○也  
 觀○音○大○士○以○三○十○二○應○遍○入○國○土○成○就○有○情○安○知○其○不○能○復○現○忠  
 臣○烈○士○之○相○以○與○睢○陽○雜○居○而○混○處○也○僧○之○謀○亦○未○為○無○見○事○有  
 無○然○而○興○而○理○有○可○從○者○君○子○亦○樂○從○之○於○是○書○以○告○夫○好○義○而  
 喜○施○者

仙佛神鬼都是空中變相同宮異室原自無所不可此疏為募

建大士閣而作而先是祀佛已有菴菴之前已先有廟今欲說  
 其可並列且先說不當與並列一段欲說不當並列又先說不  
 當有廟祀一段全是以逆折見奇則從不當廟祀說到廟祀之  
 非無意從不當並列說到並列之亦有因舉凡忠魂之默佑釋  
 教之贊化與夫大士之因應現相皆可一致而齊觀是文之善  
 於取勢而能縱橫出之者八面雄才應推此等○同一鄱湖昔  
 曾罹戰爭今以供游觀必有神佛為呵護此是作者着眼處序  
 得歷歷分明駁得鑿鑿典覈點綴得奕奕有情致文家能事固  
 已無復餘憾○孫執升



遜齋近藁序

南昌萬時華茂先

自秦漢以來世所謂文人皆處於不足之分未有恢然而自有餘

者也夫古今文章與天地之氣相為盛衰世既中古能為不足不

能為有餘氣日淫日薄文人代變化於其際而不自知元會之數

固然然總計數百年間亦必有一人焉擅其有餘以示於世此天

地之氣不盡而文章之道所以不衰爾夫魏晉六代之靡亡論楊

雄生漢之季閉閣懷鈇其文裂吻聲牙以疑後世不足之累固已

見矣吾嘗求之唐宋數百年間僅得一人焉曰李太白蘇子瞻夫

兩君子者才識學問無所不至豈獨特其有餘於天下後世然其



恢○然○而○自○擅○有○餘○者○卽○少○陵○之○傑○出○尚○似○不○能○與○太○白○爭○且○以○明○  
允○爲○之○父○永○叔○爲○之○師○亦○似○無○以○軼○子○瞻○而○過○之○今○試○舉○數○君○子○  
者○之○文○展○而○誦○之○神○巧○各○擅○乃○至○卷○收○讀○罷○而○心○目○之○際○別○有○流○  
連○而○聳○動○者○必○不○能○他○屬○而○歸○之○太○白○子○瞻○亡○他○請○有○獨○至○作○者○  
不○能○知○讀○者○自○不○能○已○此○有○餘○與○不○足○之○異○也○予○嘗○持○是○以○求○諸○  
世○未○有○其○人○今○乃○得○之○鄭○謙○止○先○生○予○讀○先○生○之○文○十○年○矣○近○振○  
瑾○再○欲○先○生○方○讀○中○秘○書○自○以○身○蹈○不○測○此○亦○其○顛○頓○夜○郎○流○離○  
儋○耳○之○日○也○春○相○見○章○門○之○上○俯○仰○朝○夕○便○入○廬○山○予○時○宅○憂○不○  
能○從○挈○予○友○湯○生○與○俱○僅○旬○日○得○文○五○十○首○詩○古○文○詞○倍○是○乃○寄○

湯○生○示○我○且○不○以○予○後○進○小○生○而○屬○之○序○夫○世○誦○先○生○之○文○者○服○  
習○神○巧○如○對○古○人○乃○予○獨○覺○於○卷○收○讀○罷○似○更○有○流○連○聳○動○而○不○  
能○已○者○蓋○其○才○識○學○問○既○已○無○所○不○至○而○理○歸○絕○照○法○歸○自○然○世○  
固○未○有○處○於○不○足○而○能○出○入○乎○自○然○者○也○嗟○乎○世○文○士○或○飾○有○餘○  
以○覆○其○不○足○或○勉○不○足○以○至○於○有○餘○夫○能○勉○之○至○於○有○餘○此○其○人○  
亦○足○以○傳○然○絜○之○恢○然○而○自○有○餘○者○亦○已○間○矣○予○間○居○每○作○奇○想○  
恨○蘇○子○瞻○不○生○今○日○若○使○操○觚○爲○制○舉○藝○必○當○獨○證○祖○位○今○三○百○  
年○無○人○今○始○欲○以○先○生○之○文○當○之○先○生○之○鄉○固○有○唐○應○德○薛○仲○常○  
兩○先○生○一○代○典○刑○歸○焉○或○曰○如○子○言○豈○亦○少○陵○之○於○太○白○明○允○永○



叔○之○於○子○瞻○耶○請○更○以○質○之○先○生○何○如○矣○  
行○文○之○妙○全○在○於○氣○其○氣○雄○渾○則○縱○橫○跌○宕○即○無○法○不○出○於○其○  
中○此○文○提○有○餘○不○足○為○主○而○往○復○頓○挫○自○有○百○折○不○窮○之○致○蓋○  
純○以○氣○勝○而○法○無○不○備○者○恢○然○有○餘○先○生○殆○自○言○其○所○得○也○  
氣○味○在○廬○陵○眉○山○之○間○要○不○能○執○一○家○以○名○之○此○神○化○所○至○得○  
之○匠○心○故○能○絕○去○規○摩○之○迹○孫○執○升

募造準提閣疏

南昌萬時華茂先

出○豫○章○北○門○數○百○步○為○龍○沙○復○數○百○步○折○而○西○為○周○公○亭○亭○畔○有○  
廟○屹○然○立○江○涘○者○需○澤○王○廟○也○考○漢○灌○將○軍○城○豫○章○王○與○有○功○宋○  
大○觀○中○又○嘗○有○禱○祀○之○異○故○邦○人○祀○之○至○今○先○是○萬○曆○初○勅○改○廬○  
山○黃○龍○菴○為○黃○龍○寺○賜○金○佛○像○寺○僧○敬○虛○募○閣○以○覆○之○時○大○中○丞○  
王○公○斗○滇○吏○部○徐○公○映○微○先○後○倡○而○新○之○此○上○人○之○勤○也○今○上○人○  
死○矣○廟○傍○有○隙○地○數○武○其○徒○修○幻○復○為○子○言○師○在○嘗○用○形○家○之○說○  
謀○祀○準○提○而○閣○於○此○今○將○踵○而○成○焉○予○曰○形○家○之○言○若○何○曰○章○門○  
之○水○由○此○達○於○湖○放○於○江○萬○里○之○流○百○折○以○至○堤○其○委○浪○蜿○蟠○紆



徐而後去之。此鍾美之說也。予曰：此又子之勤也。今子將以終中  
 丞吏部之明德。踵師之志。福邦之人。人之聞而赴之者。必眾而疾  
 矣。何以言之。夫聖王之制祭祀。黜淫祠。秩常典。能禦大災。捍大患  
 者。然後祀之。此霈澤王所以蒸嘗於茲土也。昔公劉太王陟嶽降  
 原。率水滸至岐下。即定中之咏。皇楚堂而景山京。此形勢之所昉  
 也。夫祀典嚴於王者。望士之所講明。有司之所慎重。閭閻萬戶。據  
 有形勢以辯災祥。此皆非浮屠者之所有事也。子之師一則成之  
 不勸。一則志之。而若有待於其後人。若夫準提佛母之號。遍茲國  
 土。此誠浮圖者之所頂禮。而事爾菩薩。示方便。方現大神。况經解  
 此在所當為

茲芻人等。若有受持誦讀此咒。能滿九十萬遍。所有資具。種種具  
 足。若十萬遍。得見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夫福田利益。雖匪世尊。如  
 來密諦深微。菩薩普度眾生功德弘深。將在於是。然則子持前說  
 而告之。邦之宰官居士。樂於形勢之利者。聞而赴之。已十之五矣。  
 二說並持。奔赴必眾  
 持後說而告之。邦之老稚男女。樂於福田利益者。聞而赴之。當十  
 之九矣。况予日徘徊廟下。見履舄之外。蒼崖白浪。宿鷺浮鷗。明霞  
 薄靄。變化粧席。倘閣成而滕王之棟。歌舞西來。隔岸江天。鼓鐘在  
 下。此又騷人墨客。所命侶嘯儔而不能去者。吾知聞而赴之者之  
 又廣而疾也。嗟予子之師。能集浮屠之所不能事者。以福邦人子  
 自足使人留戀



能集浮屠之所必事者以終兩先生之明德鍾師志而克成之吾知需澤之靈抑亦有以相予矣

募建準提閣先以需澤廟陪起蓋欲使用後之兩說也鍾美是為上根人而說福田是為下根人而說兩說並持人情自樂於趨赴至騷人墨客只是借來以見鼓舞之益眾耳而煙波乃在於此落落孑寫老氣披拂似此慧業文人卽是現菩提身設法孫執升

漂母祠記

李廷春

王制有大功者歿必祀於社母之姓氏不見於別傳其事亦別無

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奇信也一語斷定一飯之恩千金之報隨翻一筆於母足矣而

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郅王孫數言凜凜烈

丈夫氣槩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

獨怪信之後也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叛

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再翻一筆此豈人情也哉推食之賜與寄

食之感大小辯之矣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市

賈之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為也况號為善將者乎彭王壯士



山之陽曰文選 續集  
言之寒心漢忌越則益忌信舍人告變告信之故智見矣准人祀  
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信功在漢而韓氏為不祀之鬼母功  
在信而血食於淮者數百世不絕君子以是悲信之無術而甚漢  
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心則漢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  
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族信不族呂未必王呂不去漢未必安隱  
王母子死於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信目瞑矣高陵何  
在母祠如新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白於漢其庶乎有辭於  
母也哉

議論滾滾隨筆湧出而變化不窮千古疑情得此頓釋孫執升

義者劉傳

樂安李煥章

義者劉雒陽賈山人僕也已自深重其人吾不敢舉其名崇禎庚辰冬劉從山人

來先大夫館於松濤閣劉性癡戇甚勤渠越明年辛巳先大夫歿

山人喪所依會寇大掠豫或傳雒且陷山人日憂鬱輒病死是時

余兄弟在都門劉具萬裡掩山人徘徊誌其處倩書一石藏棺下

曰雒賈六吉先生諱從謙六十三歲墓告去余家有老僕王姓者

固留之劉大慟曰非我還主人骸骨莫歸矣去至淄川大盜王渠

牟執劉編入伍不從渠牟怒押麾下斬之劉大慟曰我今死主人

骸骨莫歸矣渠牟詰其故亦感動遂擲刀地上曰義者義者解其



縛回任爾去。劉亡之沐陽夜陷大澤中。群盜驅之去。至一老巢。土  
 窖置二女子。久之盜察劉癡。甚勤渠。乃使監視女子。劉夜半謂  
 二女子曰。女何家女。有父若母。暨壻若兒女否。二女子曰。我此隣  
 也。家板蒲之西。墅夫皆巨賈。給事揚州。劉曰。此去女家不數十里。  
 盜夜遠掠別村。吾負若亡去。女跪曰。亡即不家。亦誓不忘君。劉負  
 二女子出。若有人拉之。傾刻薄一村。燈火熒熒。自板扉出。女指曰。  
 是我家。是我家。天未達曙也。其壻見之。驚喜望外。具數百金為劉  
 壽。劉曰。吾事此耶。告去。二女子家固留之。劉大慟曰。我羈此主人。  
 骸骨莫歸矣。二女子詰其故。曰。義者義者。劉晝夜行伏。曲折兵火。

於此亦精細

天實成就之

女子義之

此語三見

何所遇之多左

可見此事時刻在

中數載始抵家。先是山人嗣君亦山。已薄游南北。求山人消息。又  
 十餘年。劉始聞亦山在秣陵。趨秣陵。亦山抵京師。又趨京師。亦山  
 已自間道歸。劉踪跡至。偃師瞥見亦山。曰。郎君無恙。太翁於辛巳  
 七月十二日。沒山東樂安李大叅公家。瘞之王家莊西四十步。梓  
 人墓對其前。吾誌之。棺下有十四字。亦山驚泣。與劉偕來。山人壟  
 二十二年。地已三易主。曠土茫茫。幾微莫辨。亦山恍惚疑惑。劉纔  
 掘。發得其壙。取一石。示亦山。維賈六吉先生諱從謙。六十三歲墓  
 十四字。石上隱隱血痕。蓋劉破啼漬不化也。是時觀者無老少。皆  
 泣。下曰。義者義者。謂賈先生返首丘。諸子齋歲時。奠丘壟。皆託於

一見街口便說出

焉得與涼

自當十年常存

老少皆義之



劉二十年來瀕死不死之身其情苦其志可謂堅矣○此○守○人○正○難○得○余讀史愚公移山烈婦崩城或其人皆淵眇讀盤孟書自厲非若劉之木彊不解點畫者田汝成傳阿寄稱其有心計為淳安徐氏治富人產比之劉亦承平時良臣爾劉崎嶇兵戈間尸枕籍道上呼吸人鬼者二十又二年即父子間懈矣况蠢然為人僕也余為之執鞭亦甘心焉尚何敢舉其名哉○打○轉○不○敢○舉○其○名○尚何敢舉其名哉作義者劉傳義者之名自大盜女子與觀者無老少稱之也劉之為義在歸主人骸骨歸骸骨之難在二十年瀕死而不變通篇寫得精細又俠烈忠孝心事不意得之僕隸故急表之為慕義者○孫○執○升○

興福莊記

新建徐世溥 巨源

故相張公興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於窰灣嗚呼○提○出○灌○將○軍○之○起○興○嘆○意○此灌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圍之即址為堤夾植青松環以渌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皆墁蟻蚌雨過望之光彩上射爛若雲母小丘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亭檻于上隱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即濠菱荷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丘池綺然明瑟細橋仄路曲折迷人予嘗數遊焉而亭軒頽廢○自○當○不○能○各鍾魁來集慨然屢嘆矣堤上松風悲號無時零露淤泥反照狼籍倚樹而憩少焉復行外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同遊者每有



山曉隱居文選  
寒色堤盡松窮。俄聞鐘梵之聲。發於地下。既駭且笑。則所謂蓮華  
菴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菴。但聞水聲中雜僧語。又在木末。尋  
蹊涉水。樹隙為橋。幽狹奇危。過之慄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  
橋者。附郭立林。此殆其勝。居然可遺世矣。嗟夫。昔將軍以雄武之  
資。提師築城。偉馬都市。無亦自謂萬世不拔。而陵谷變遷。兵火之  
際。城郭無主。既已推為殘堤。荒龍千載之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  
圖之意。其當時之盛。臺榭有奕。笙歌來遊。春雨秋月之夜。灌將軍  
魂魄亦或來此。而非樂其再興。然相國身往未久而今已蕪穢。若  
此矣。安知後世此堤不復築而為城也。耶。子以其數遊也。因志之。

以俟來者

若論莊之景物。則前段所寫。已自歷歷撩人。但開口提出灌將  
軍。則凡寫景寫物。原非無謂。特其廢興之感。直至後段始迸露  
耳。因相國之莊。而思及灌將軍。因今之蕪穢。而思昔時之華盛。  
卽身未履其地。猶不免于嘆嗟。而况其為數遊者乎。夫文必生  
於情。此固情文之兼至者也。孫執升



麻姑觀瀑記

新城徐芳拙菴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於澗轟轟然予詫曰雷也通真客笑曰非也已更百步折有物搖颺天際下屬崖壁皓然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沍寒不槩見今日方霽也而時則暑也胡為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聲則瀑之墮石而下春於巖壑之間也予之言謬矣游得細心予耐不自已乃遂躡微磴下猿引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頃侵肌骨崖端蓬勃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煙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日為曠不可仰矚岩下苔磯

卷八



層錯奔濤疾激稍失足且逐浪去予數呼客返輒不應客復招予  
 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畫予見其髯頰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  
 笑既退語客子於霽知其不為雷於暑知其不為雪萬一過此而  
 適當晦暝與夫陰凝栗烈之候者雷與雪亦烏可辯哉夫雷以氣  
 震非若鼓鐘柷敔之屬之有質可名而雨之結而雪雪之泮而水  
 與瀑一族也予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是山之奇以泉泉以瀑當  
 隆萬時守相有愛而振之者更為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觀益壯  
 杖屐冠蓋晨夕交道路蓋至於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  
 莽而不可問矣僅盤石間一古柳亦且斬艾不留餘葉山之興廢  
 我賦乃至于此

則固有時哉○注○意○只○在○觀○瀑○故○又○提○出○另○說○雖然觀可改瀑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數歲遠數  
 十歲而瀑之壽千秋也夫舉千秋也則數歲數十歲之興廢宜未  
 足以喧寂之矣○隨○物○移○易○是日境甚幽觀甚晰所謂客趙子淳生玉衡與予  
 凡三人

為雷為雪瀑實有此勢先言似之而非再言非而未嘗不可為  
 是中間忽綴入異景此是前幅作法之奇後忽感於山之興廢  
 只是要形出瀑之不變來天下人工所造有時或改而天之所  
 設則一成不可易故眾喧而瀑不加增眾寂而瀑不少減此是  
 後幅命意之高高奇之極自使見者聳觀○此文妙在作幻想



鑄仙妙在寫實致幻既筆筆空靈實又步步生動其奇已不可測至於高潔嚴冷瀑之所以使人望而加肅也幽邃絕俗巖之所以使人慕而自遠也作者寓意固深但非細心體認未易究其蘊義 孫執升

鑄仙巖記

新城徐芳拙菴

予少時入城登從姑觀所謂鰲峰蟾窟者僕而坐於石印之下心愕焉以為奇世不復有也嗣山中人言中方巖石之勝者心識之而又言中方之巖最鑄仙則益以為念顧十踰載而弗獲過其處庚寅十一月夕霽乃率二友裹糧往驗之始至渡小溪隔溪之山雲翔齒立如馬牛劍盾之狀以百數疑於糾結不可復入既至乃各有鳥徑因緣盤折其中更有清流蕩漾出於石罅欲尋其源不得也日暮繇峭嶺捫磴下一石如獅子伏其口上哆中橫衍者十丈許縱高各半小殿一區舍僧數眾俯仰淨瑩有柱礎而無



椽瓦嚴冬掩戶煦甚風無從入也予億以為必鑄仙矣闍僧乃曰  
先出一巖淨土巖云是夜宿不暇寐早起問中方所向乃從石罅中得徑五  
又出一巖里許經老虎巖入而小憩巖之深廣殺淨土十二靜故敵之然亦  
 不暇竟其底與出巖行石脊嵐煙百里天風吹面大溪渺渺穿塵  
忽身在高處沙下顧瞻寥廓此身忽在天半又里許經巨石旁行繞出其脇墜  
勿身入深處於其底得坦址馬輕鐘徐引一僧出肅予與二友相顧貽嘿冷冷  
 然入於石中也巖之縱廣如淨土而方整勝淨土寂而曠此潔而  
 密所最奇者巖中吐橫石一片可數丈許如舌之在喉底其下空  
奇境匪夷所思潤可仰而過上構小閣與樓殿相接望巖外天如曳帛一幅巖之

左右數石交組前向如老人立住巖中者百步之內自為封域不  
真是別洞天復知此外有何世界也稍前而折梯石數十級至於峽口則巖外  
愈入愈奇交組之山至是又東為隘僅容獨履出隘清波一掬繞數百步小  
 橋度之宜濯宜釣蓋隘外左右之石至是又交組焉中窪而曲可  
何出奇之無窮以受水巖僧阻其口諸之泓然大澤也再行百步許梯數十級達  
一路寫來至此都收捨絕不費力於郊路則前者巖洞及所潛之溪各已深入數匝闐然無際自外  
 測視皆以為絕壁一帶不意其中乃有奇奇怪怪如此予為之呆  
 立不能去凡物等質則奇者勝等奇則尤者勝是遊非鑄仙即彼  
氣數折情深而寓意自遠二巖者足以駭目而壯志也然而不能不為鑄仙屈而予足之不



至○即○鑄○仙○之○勝○終○無○由○出○焉○天○下○事○之○不○可○以○半○塗○廢○也○固○如○是○  
夫○雖○然○鑄○仙○無○論○矣○彼○虎○巖○淨○土○者○奇○皆○未○肯○出○從○姑○下○然○而○從○  
姑○之○名○滿○天○下○淨○土○無○聞○焉○人○之○玩○鑄○仙○終○未○有○如○玩○從○姑○者○衆○  
也○其○遇○不○齊○所○處○之○地○異○也○  
○豈○特○于○此○為○然○  
○就○近○而○憚○遠○合○情○類○爾○

識○之○十○年○僅○得○一○至○渡○溪○以○往○進○一○境○更○有○一○境○轉○一○層○更○深○  
一○層○凡○所○見○之○奇○怪○皆○十○年○中○意○想○所○欲○得○而○不○能○即○得○者○以○  
故○處○處○留○心○誌○之○極○其○詳○悉○而○摹○之○極○其○刻○畫○奇○怪○如○此○而○為○  
人○跡○所○罕○到○樂○近○而○憚○遠○俗○情○之○陋○誠○不○可○解○柳○子○厚○曰○書○於○  
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吾○亦○於○是○記○賀○茲○巖○之○遭○孫○執○升○

徐次桓詩序

莆田林佳璣 衡者

天下文章之會必於國家盛時○卿大夫樂道考德而山林草野之  
士從之以朝廷京師為游覽聚息之所是以賢者易合而人材日  
進衰世干戈文章不著非獨其人卑陋苟且多自安於不肖而肥  
遯之士又入於寂滅枯槁不欲以文見是以末代無文章蓋時為  
之也○當洪武初上嘉意古文興起六藝下亦競以文章詩書進作  
為詠歌以鳴太平之盛如吳之四傑閩之十子是也夫際遇明主  
在內無以綱紀帝制成禮樂刑政之治在外無以宣布王猷繼黃  
霸召信臣之迹至於作為咏歌徒以文章見亦何足道然而一非  
世盛而文亦盛  
世衰而文亦衰  
此皆盛世文章  
反別一筆



其○時○則○瑣○尾○道○途○流○離○非○次○雖○欲○如○向○者○咏○歌○徒○以○文○章○見○豈○可○  
 得○哉○嘉○禾○徐○次○桓○與○余○遇○於○婁○東○出○詩○文○相○問○難○交○甚○歡○次○桓○蚤○  
 有○文○譽○其○詩○於○漢○魏○三○唐○皆○能○言○其○法○欲○規○規○而○矩○矩○之○於○中○晚○  
 為○獨○近○次○桓○於○宋○愛○閩○謝○臯○羽○嘗○入○睦○拜○臯○羽○之○墓○尋○先○生○昔○日○  
 慟○哭○之○處○所○謂○西○臺○者○賦○詩○而○嘆○之○終○日○不○能○返○今○又○善○余○豈○真○  
 窮○而○其○所○處○之○達○歟○吳○越○鮮○兵○火○地○曠○多○樂○土○其○人○文○雅○而○綜○練○  
 於○閩○人○有○夙○好○耶○臯○羽○既○入○睦○終○其○身○不○返○沒○且○塋○焉○何○所○遇○之○  
 古○避○世○士○多○居○之○如○梅○福○梁○鴻○亦○皆○游○焉○塋○焉○非○獨○臯○羽○然○臯○羽○  
 登○西○臺○以○竹○枝○歌○朱○鳥○波○淫○淫○不○止○而○余○亦○途○窮○多○涕○抑○豈○閩○人○  
 窮○而○其○所○處○之○達○歟○吳○越○鮮○兵○火○地○曠○多○樂○土○其○人○文○雅○而○綜○練○

善○哭○哉○蓋○各○以○其○時○為○之○也○於○是○乎○與○次○桓○共○論○盛○衰○而○為○之○序○  
 胸○中○犖○落○不○偶○因○序○詩○而○發○之○只○文○章○與○時○盛○衰○已○自○有○末○世○  
 之○感○故○舉○臯○羽○以○為○言○一○則○拜○墓○一○則○途○窮○如○怨○如○慕○自○歎○自○  
 解○以○為○說○詩○可○以○為○言○志○可○即○以○為○憑○弔○古○烈○之○章○亦○自○無○不○  
 可○孫○執○升○



贈姜如須序

莆田林佳璣

往者春秋列國有史○非徒紀其國政○凡賢士大夫聘問遊覽酬酢○

應對公庭稱詩私室嗟嘆皆記於史○如季札叔向子產晏嬰其著○

者○戰國之世○荆軻高漸離不足道耳○兩人飲於燕市擊筑悲歌相○

泣○亦有從旁記之○秦漢獨載宋忠賈誼之遇季主○其餘無徵焉○自○

此非賢士大夫自相贈答作為文詞○則不得而見諸世○亦以其與○

國政無關○棄而不採○蓋世知政之得失○驗於人心之憂樂○所不知○

者○憂樂發而為言○言必正於君子○君子之歌歎可以觀一時之憂○

樂而○定其世之盛衰○春秋之史○非無謂也○余生也晚○不及宮闈之○

史事遂廢

所重只在君子

史意一結

卷



盛得交賢士大夫參其議論私念山林草野當有耆舊伏而不見  
 竊願從之以考國家典故而攬政事驗其當否即不然徘徊於市  
 肆屠沽之間求所謂荆軻高漸離者與之飲酒足矣凡人所志未  
 有不成道必終無不合故余今者得交於姜如須先生豈徒然哉  
 先生家世齊魯齊魯之於天下如人之有準余聞最後起然賢士  
 大夫能承齊魯之教而昌明之南方閩故為獨盛三百年中人材  
 蔚起不可枚數所謂能言之士齊魯則邊貢李攀龍閩則鄭繼之  
 王慎中皆能言其憂樂可驗國政者也先生繼邊李之後含意淵  
 停婉燴磅礴挾若春華淨如鶴雪使在盛世其風流豈出晏嬰叔

向下哉既遭天不造放迹山林間關蕭瑟牧豕採藥遍東南所著  
 作有憂而無樂無所與於天下此亦足感矣考唐宋之亡士大夫  
 惟司空圖謝翱文采卓異餘無大可稱而國家遺民言足以衛道  
 詞足以垂訓者不一二數也斯亦祖宗之德教使然哉然先生植  
 身忠孝父弟皆罵賊不屈以死載在史官而余乃僅以文章言其  
 所長豈不謬哉君子不得志於時雖言何益况余等皆亡國之餘  
 即有詠歌足繼古昔不足道也先生求所謂司馬季主者談德而  
 論道不然得荆高之倫而與之飲酒亦可也  
 文不必依傍門戶只要暢其所欲言故意似遠而愈近情似澹



而愈深。愴怛離迷，大有不移不履之致。開闔頓挫，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然要自無意而出之，覺拘拘照應之迹者，視此猶為鈍漢。孫執升。

于謙論

商丘侯方域 朝宗

英宗北狩，景帝立。以于謙為大司馬。已而英宗還，退居南宮。七年，景帝崩，南宮返。正殺于謙。天下惜之，曰：于謙社稷臣也。侯方域曰：于謙非社稷臣也。可謂功臣矣。英宗之北狩也，社稷無主，都城洶洶。廷臣已有倡議南遷者，其不為宋之續也。幾希矣。先擁英宗入寇，是明以靖康紹興之事。欵我也。于謙颺言曰：社稷為重，國有君矣。來惟有戰耳也。先大沮，乃許英宗還。固不在乎急急奉迎矣。當是時，謙以天下安危為己任，以大一統之主出狩而歸，海內晏然。若不知者，偉哉。于謙社稷再造之功，歟。然則謂之非社稷臣者，

情事一轍

社稷幾危

緩之正妙着

結功臣案



何也○曰○社稷○臣○非○可以○功○論○也○不○可以○福○誘○不○可以○禍○怵○道○之○所  
 在○毅然○爭○之○知○則○必○言○言○則○必○盡○務○納○其○君○於○道○而○後○已○不○從○則  
 爭○以○去○就○而○無○隱○忍○圖○度○之○私○焉○吾○觀○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  
 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然○則○英○宗○居○南○宮○非○歟○曰○英○宗○還○而○欲○景  
 帝○讓○位○此○非○謙○所○能○也○即○能○之○旋○立○其○君○而○旋○廢○焉○尤○非○社○稷○臣  
 所○為○也○然○則○吾○之○所○以○責○謙○者○何○也○曰○廢○太○子○而○立○見○濟○則○謙○之  
 力○所○能○爭○也○謙○雖○位○為○大○司○馬○而○其○權○過○於○相○蓋○景○帝○悻○悻○腹  
 心○之○臣○也○黃○坊○之○議○一○萌○使○謙○造○膝○密○陳○其○不○可○則○景○帝○亦○必○排  
 徊○而○不○敢○出○而○况○其○率○羣○臣○面○折○廷○諍○乎○使○謙○率○羣○臣○羣○臣○必○從

何也○謙○之○任○遇○深○而○羣○臣○所○恃○也○乃○不○聞○其○有○此○舉○而○詔○草○一○傳  
 謙○亦○唯○唯○署名○推○其○意○以○為○非○我○發○之○而○我○又○非○秉○鈞○者○天○下○無  
 以○專○責○之○也○嗚○乎○不○思○其○得○君○行○政○之○何○若○而○欲○以○名○位○形○迹○之  
 際○自○解○免○於○後○亦○惑○矣○謙○人○傑○也○逢○君○之○欲○以○取○富○貴○其○斷○斷○不  
 為○蓋○有○出○於○其○不○得○已○焉○而○不○能○揆○之○於○道○也○以○為○吾○不○幸○而○遭  
 變○故○輔○人○之○弟○而○閑○放○其○兄○功○蓋○世○而○名○震○主○是○其○大○權○不○可○一  
 日○令○不○在○我○也○吾○特○為○景○帝○特○達○所○拔○非○有○古○大○臣○威○望○之○隆○顧  
 託○之○重○隱○然○必○不○可○動○者○設○一○旦○拂○帝○之○意○吾○將○置○其○身○於○何○所  
 乎○當○是○時○謙○年○僅○四○十○餘○而○景○帝○甚○少○苟○可○以○君○臣○意○合○輔○之○一

揚摹忠肅意中之事歷歷如繪

惜當日不出于此

志肅當亦必服

其如天意有歸何



二十年而南宮之事告終則天下無意外之變矣彼易儲者乃其  
此亦實語早晚所必不能免也以宋太宗所難而以責之景帝過矣謙以為  
可不必爭也雖未嘗遇其衝而亦未嘗開其隙是其心迹豈不猶  
在趙中令之上哉七年而景帝崩謙之所不及料也故曰天下事  
有出於勢之必然而道之所不然者則君子爭之爭之非慮其勢  
以勢表信道字說筆力縱橫而嚴毅之容或有不然也道之所不在而天理人倫之所不安也夫上皇  
之居南宮也廷臣之不得已也天下之不得已也亦景帝之不得  
已也即使周公處之無以易矣而見濟之立則何以自景帝之非  
幸其兄而謙無所挾以為居功地耶異日謙之得罪也不以易儲

而以金牌召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而自其不爭易儲  
推見至隱老更鐵筆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又何怪乎石  
亨徐有貞輩借口以為奇貨也然則謙之所以得禍者乃其畏禍  
者也社稷臣者爭道不爭禍福也即使明哲而全其身於禍福之  
間亦不宜參以禍福之見而况其隱忍而無所於擇耶雖然謂謙  
非社稷臣可也謂之非社稷功而殺之則不可功成矣無以寵利  
始終只是致惜意居焉之謂道惜乎謙未聞也  
通篇以道字為主論道不論勢是古純臣心事忠肅功在社稷  
人情當已無異論獨是不爭易儲則未免於隱忍圖度之私中



間就忠肅之遇合。以推極其心之所存。與夫禍之所由得。無不披卻導窾。動中纖微。而見地之精卓。文氣之高古。議論之暢達。腕力之曲折而堅勁。作者之能事。固已並踞其勝。一起一結。純是坡公家數。此易知也。至其中之用意用筆。亦無一不與坡公相似。蓋文之深於古者。不在襲其字句。而在得其神理。神理既合。即可自我作古。以視刻畫求肖者。反未必如此之工。孫執升

為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高丘侯方域朝宗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嘆。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犄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寇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閭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畧。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為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俘馘。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病疢已篤。更遭家變。

極力推之。作無所辭。

只得極與相知。

只一得具為推崇。



痛毀之過遂致瘡廢爰以采薪之憂未畢盡瘁顧念高厚未繇報  
 塞惟願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  
 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鄉土喪亂已  
 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喘息未蘇風鶴頻警相傳謂將軍駐  
 節江州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為必不然即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  
 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  
 下汎防之衝也江州可駐鄖襄不戒賊勢鴟張時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驕之  
 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壞冒嫌  
 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

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  
 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  
 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  
 前兩路說來以見今此所聞不待不告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為無稽則輒  
 掩耳而走避席而去感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  
 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監中外倚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  
 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  
 不去示以當法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  
 位之際稍不能忘偃蹇蹉跎乃至偏較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



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當日事勢固已孔棘此亦呼吸安危之機也篇中褒其舊績勉  
其新功前路極力推崇中間反覆開譬後舉李郭以相勸戒義  
理彪炳情詞諄切既不失朝廷大體又曲盡款洽私衷可以對  
寧南可以對卿大夫亦可以對天下後世倉猝揮洒意致周匝  
絕無纖毫破綻自是詞令能品 孫執升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商丘侯方域 朝宗

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

僕乃有不然者願為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

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

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

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全委將戒途而大

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為後進或守心重之汝

至當以為師又有老友方公孔昭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

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風

虛籠起一篇大意

中自有定



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於方公，同為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  
 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  
 與執事薄，意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  
 為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為僕貫酒，奏伎招遊舫，携山履殷殷積旬，  
 不倦。僕初不解，既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  
 光祿以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為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  
 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前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為貴卿，  
 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二三書生為哉？僕道之，而君必重  
 為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

張儀故智

正言侃侃

又自婉曲

此一着甚毒

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生稱量，自以為未甚太過，而  
 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  
 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  
 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  
 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  
 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  
 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  
 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  
 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轉展蹉跎

此處用不得周全語

明明白白正大絕無畏避

毒馬不容容口



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相  
一氣通下有莫禦之勢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持之數年。心事未必  
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  
說得坦率之極止見今此非好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為晚  
崖異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  
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  
恐未必不至此盡天下。以耐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  
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  
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

彈射之文。莫妙於藏鋒不露。此則不嫌於徑露者。蓋起手歷歷  
敘來。只是動以反躬自思。猶似帶含蓄意。至王將軍之貫酒徵  
歌。蓋以術餌之。乃投之而不售。遂激而出於清議之颺言。則厚  
其毒而不之恤矣。於此不能不盡言。後猶反覆望其改悔。要在  
引到沒身清議上。非尚隱忍為諱也。詞義之嚴。與歐公上高司  
諫書同一侃直。光祿之時。儀何敢言之時也。顧安得此毅烈  
不回之論。然當勢不兩立之際。即欲委曲周旋。以圖避禍。恐亦  
未必得免。但不知此書光祿曾經入目否。  
孫執升



與王氏請藏經書

商丘侯方域朝宗

絕非寒溫習套

足下瑯琊世望以文業銳自振拔僕聞之久矣前歲曾一見於共  
 城又一年而揖於相國宋太保之館皆匆匆別去無由相為款曲  
 以深習足下聽言察色使可深知其然竊望足下之威儀而聽其一二緒言已測知其非  
 尋常胃蔭中人也友人賈開宗者尤數道足下之賢不去口是歲  
 之春開宗自江南還方病謝交游忽一日冒大風寒跨其驢出西  
 門去曰吾將過朱襄訪王君開宗老矣常自負其學又閱人多雖  
 泛愛其實胸中有次第不妄昵近人者足下必有以得之矣去三  
 日而歸以告僕曰吾向推王君賢未足盡王君王君純孝人也吾



陰○察○之○見○王○君○於○其○先○公○之○書○冊○格○卷○皆○謹○守○未○嘗○輒○啟○以○視○世  
 之○朝○沒○其○親○而○暮○傾○倒○其○篋○笥○欲○盡○得○之○或○更○妄○意○其○先○人○為○顯  
 官○局○藏○未○必○盡○書○籍○而○必○欲○發○視○者○何○啻○徑○庭○也○然○有○一○於○此○所  
 宜○公○之○天○下○子○不○得○私○諸○其○父○者○吾○將○偕○太○史○李○公○往○誠○求○之○而  
 不○知○其○許○我○否○也○蓋○王○氏○之○先○公○異○人○也○為○御○史○奉○命○巡○江○南○江  
 南○完○盛○繁○富○多○珍○產○公○一○無○所○取○獨○捐○其○俸○金○千○四○百○緡○請○藏○經  
 若○干○卷○以○歸○郡○之○僧○有○定○空○者○常○買○得○田○氏○之○廢○園○欲○改○建○為○禪  
 院○建○閣○而○藏○經○焉○此○江○北○數○千○里○所○無○而○今○適○有○之○於○百○里○之○內  
 意○者○西○方○之○聖○人○將○顯○其○教○於○茲○土○耶○吾○將○介○定○空○求○之○僕○應○之

曰○信○如○足○下○言○王○君○固○孝○子○也○必○與○何○疑○焉○蓋○其○先○公○請○之○以○歸  
 者○欲○廣○其○教○也○必○不○局○之○篋○笥○之○中○王○君○其○有○不○欲○廣○之○者○或  
 云○足○下○將○構○三○楹○之○閣○於○其○邑○之○隅○以○奉○而○藏○焉○疑○未○必○肯○與○夫  
 足○下○不○欲○廣○之○則○已○果○欲○廣○之○與○其○構○閣○於○一○邑○何○如○與○定○空○而  
 使○創○梵○宮○焉○五○都○之○衢○也○且○足○下○之○所○欲○廣○之○者○非○廣○佛○教○也○廣  
 先○公○之○志○也○佛○教○自○在○天○地○間○豈○待○廣○耶○無○遠○何○近○無○小○何○大○無  
 少○何○多○無○暫○何○久○梁○武○帝○興○之○而○不○必○增○周○武○帝○滅○之○而○不○必○減  
 貯○其○言○於○金○匱○石○室○之○中○未○必○重○投○之○於○水○火○塵○埃○亦○未○必○棄○此  
 固○足○下○之○所○不○能○與○而○定○空○之○所○不○能○受○者○也○惟○是○先○公○之○志○不

廣○長○妙○言  
 佛○教○不○因○人○而○異  
 再○出○藏○經



可以○不彰○而足○下之○所以○繼之○者○不○可○以○不○推○而○廣○今○使○十○人○傳○  
 之○較○之○千○百○人○傳○之○必○有○間○矣○十○人○傳○之○一○鄉○較○之○百○千○人○傳○之○  
 一○方○必○有○間○矣○然○則○足○下○雖○已○構○而○藏○於○其○邑○之○隅○猶○當○毀○焉○而○  
 送○諸○通○衢○之○楚○而○况○乎○其○未○也○又○此○藏○經○之○大○部○計○卷○以○七○千○餘○  
 計○麓○以○二○十○非○可○懷○袖○提○負○以○來○瞥○然○而○止○於○楚○者○足○下○誠○許○之○  
 定○空○必○告○於○衆○而○戒○車○牛○以○迎○所○過○之○地○田○夫○監○子○皆○將○携○妻○引○  
 兒○呼○朋○招○類○而○奔○走○謹○諱○以○競○觀○焉○謂○足○下○有○功○於○佛○既○至○僕○雖○  
 閣○陋○亦○當○勉○竭○其○生○平○萬○有○一○得○之○文○薰○沐○而○拜○述○為○記○以○付○定○  
 空○勒○之○於○碑○使○四○方○遊○者○居○者○又○皆○稽○首○而○贊○曰○此○藏○經○者○故○朱○

○襄○王○公○巡○察○江○南○一○無○所○取○而○獨○捐○其○俸○請○之○以○歸○者○也○今○王○君○  
 乃○能○繼○遺○志○垂○不○朽○焉○嗚○呼○盛○哉○或○足○下○歲○時○欲○瞻○禮○則○田○氏○廢○  
 園○之○址○尚○有○勝○地○可○建○為○精○舍○流○水○蹲○石○點○綴○其○間○甚○與○足○下○之○  
 慧○業○宜○僕○輩○從○太○史○李○公○之○後○皆○得○以○清○言○奉○晨○夕○即○先○公○聞○之○  
 於○九○原○豈○有○所○不○可○也○僕○聞○先○人○之○貽○其○子○孫○者○有○二○如○國○封○田○  
 宅○之○類○苟○非○變○故○所○當○固○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者○也○如○道○德○事○業○  
 之○類○所○當○宣○之○而○彌○彰○恢○之○而○彌○廣○公○於○天○下○必○不○可○吝○秘○者○也○  
 可○以○守○而○不○守○不○可○以○秘○而○秘○其○失○維○均○至○於○佛○書○則○又○超○脫○於○  
 彼○我○之○外○是○究○之○足○下○未○嘗○失○定○空○未○嘗○得○而○可○以○揚○先○公○之○顯○

轉入御史筆力矯健

更得迎機之妙

兩般都是陪說

此見其必當與

靈心妙舌園轉不窮



名誠莫此為便。足下其審處之矣。然則僕謂足下必欣然與者。自  
 信操左券而得之。而非億中也。僕聞之賈君足下固孝子也。  
 拈出純孝。是作者特見大意處。蓋孝子必能繼志。王公巡察江  
 南。而獨以藏經歸。是欲廣其教於天中。既欲廣其教。則局之一  
 室。私之一隅。摠不若置之通衢。傳播較遠。篇中或歌動鼓舞。或  
 辯析詳明。或即佛教以相開通。或就恒情以為指示。轉轉折折。  
 變化不窮。似此八面玲瓏。正如生公說法。頑石亦為點頭。圓  
 通廣大。無所不有。才人學人。一待皆頷首至地。孫執升

八陣圖序

商立侯方域朝宗

余友賈生開宗年逾五十。老矣負竒。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  
 許得為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為  
 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為序。序曰。嗚乎。  
 今天下隱憂。蓋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  
 陸賈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為相不必讀書。身先  
 險阻。策合群力。能不思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為將不必善騎射。粗  
 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之明。  
 不難於拜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闔廬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



難於識孫武而任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府位其上，中貴觀軍容，掣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群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今天下宣蒞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烏鎬在郊，堠火且連，未夾然則收其所為，旌節撤其所為，長城即外患不靖，內憂不減，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雖然，今之以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藩則撫軍，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錯之地，狡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胸中宜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蟻圍玉

相與拜跪之，固宜為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雖日推轂鑄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戡亂則未也。嗚乎，葉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眾，而同黨非常之畧，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尚託於其言也。

賈生懷竒未試，而徒托之空言。此文蓋傷其失志也。夫將相皆不得人，而徒以名相驅使，時事至此，可為寒心。乃有才者又使之流落不偶，不得已而以聽之，不可知之天。憤激之言，深於痛。



哭嗟乎悲哉。愛錢惜死。武穆槩為文武言。遇變不挫。此文專為將相言。義各有取。然共垂天壤。俱可不朽。孫執升

陽羨讌集敘

商丘侯方域朝宗

往時過陽羨。其邑之名賢。莫不喜予之來。而釀酒為會。以觴之。飲

竟分曹賦詩。長吟短咏。咸極其致。蓋建安南皮之遺事也。因憶已

卯寓金陵。其時桐城方檢討曾為讌集。徵召同人。今乃再見此舉。

且十五年矣。檢討之零落。殆不可問。而一時同事者。若吳貴池之

蹈刃而死。李華亭之賈志以歿。梅金吾樓遲於蘭若。張修撰歸逸

於海上。風飄烟散。畧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從可識矣。嗚

乎。夫美酒十千。述詩見志。更唱予焉。和汝以雷。連而寫物。此皆生

逢太平。安樂無事者之所為也。諸君乃能於兵燹之後。收拾點綴。



余又適幸與其間醉顏欲酡木葉微脫豈復知此身在異鄉哉昔  
 王茂弘過江宴新亭坐中有淚下者茂弘正色曰何至作楚囚相  
 對論者壯之然其後因循以爲樂郊高者耽勝於蘭亭下乃荒酒  
 於桃葉庾清鮑俊抑且徒然若夫西湖賞眺遂至直作汴州益復  
 不足道然則新亭之泣蓋終愈於子夜之歌也嗚乎今之江左視  
 昔日又何如諸君而繹余言其尚亦當吟而輟當醉而醒也哉  
 建安南皮燕會之盛也乃至等於新亭之感是其悽愴悲懷殆  
 有當箸而吸泣者乎中間自寬自慰自難自釋大概皆歷亂無  
 緒之音一時相對筆墨之外或亦別有幽情耳 孫執升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商丘侯方域 朝宗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南城  
 馬徘徊遠眺漠然大虛見有嶽嶽焉若人之立其際強項而不仆  
 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  
 高臺朱題與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  
 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閱月告成而  
 命域爲之記域請於公曰公之爲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  
 書耶夫魯公之見厄於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  
 封邸第曾不若脫屣而何有於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我



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而何愛此蝌蚪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為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為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

之畫遊而歛鱗之群舞也。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乎。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而為之記。

魯公千古人豪。其碑亭荒落葺而新之。當亦人情所不容已。此却偏說亭可不必有碑。可不必有。即重修亦覺多事。而可不必有。似欲以翻案見奇。至說到廢興之故。覺眼前空花一切皆泡影也。清空宵冥變動無方。似此文心真令人莫測其所至。陡然一見恍若天墜於此。寫得奇警。以後筆之所至。遂無一不奇。此真文之自開生面者。以視襲人齒牙。當有霄壤之別。孫執升



管夫人畫竹記

商丘侯方域朝宗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

明亡後遊燕市乃得之嗚呼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

玉其積而金其絨何等慎重而猶志之以別壘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

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積而

金絨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妒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

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為酒食醉飽

則鬪雞馴猫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秘

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之於世也方且真偽雜而美惡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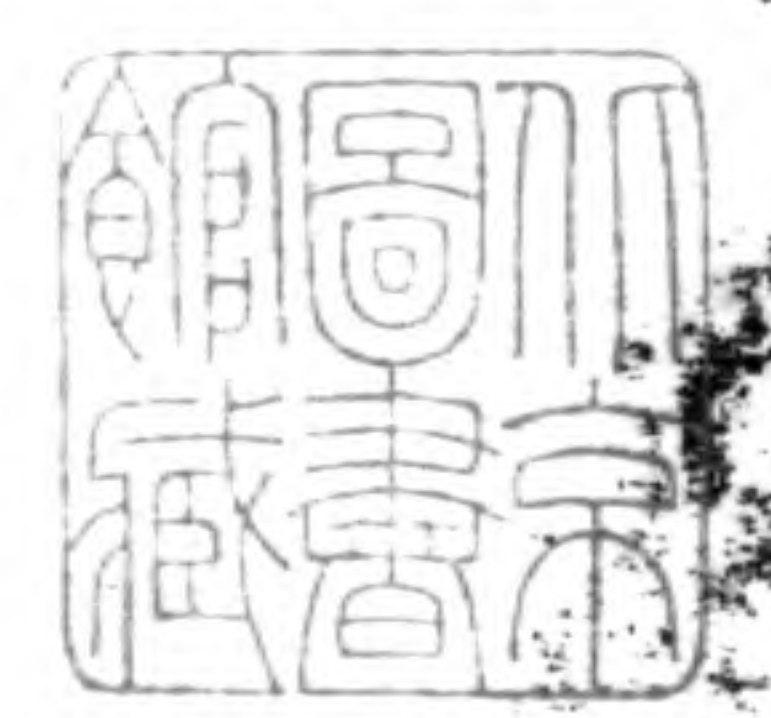
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  
 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  
 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  
 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  
 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  
 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  
 為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倘亦所謂不貪為寶者乎？奈嘗  
 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為。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  
 而遠，其為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

姓仕元為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  
 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其彼黍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為  
 此耶？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  
 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  
 記者也。余因為之記。

尋常記畫亦無甚深意。因此竹出自大內，遂便有一番感慨淋漓  
 瀉之致。蓋內府珍玩在上者，不暇顧中貴人不知觀，而外人又  
 無從得而觀。此與人之終身伏處而不見者，何異？乃此畫已入  
 余尉之手，又為太保見而欲得，而余尉善辭，太保不貪，已得者



不輕棄未得者不强求。兩人各行其志。而畫適得其固然。余尉一案已自結局。後因畫為管夫人手筆。又增出一。夫文敏以藝事自晦。至夫婦並為之。而偕老。以此消遣歲月。欣耶感耶。吾欲以問之文敏。孫執升





中華古籍保

書

